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韓非子集解

(一)

王先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非子集解

(一)

王先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顛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繇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蓋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旣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考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慎爲之集解。訂補闕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蓋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畫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犴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間附己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間有譌脫。據他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 考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焚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日一卷。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內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內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尹知章注韓子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憾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數。無誠惻。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此。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韓子五十五篇。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後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下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清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內府藏本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

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牴牾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

之文。不知狝何所據也。狝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曆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狝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狝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虺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藁。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

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泝校上，原序署至

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泝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泝本，字字而讎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曆十年，此本刻於萬曆六年，故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泝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注折衷之，則併泝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竄改古書，以就已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曆以後，刻版皆然，是書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比之門徑，又出泝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教家大字刻本，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元何泝稱爲李瓚，未



如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一明檀川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葛鼎刊本。一明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

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猗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并無注。茲不取。在所校

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

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潁。肅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

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

攜至江寧。孫淵如前輩愆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

本所自出。卻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扶摘標舉。具道此

槧之所以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肅

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以奏聞。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藁還

肅。聽入私集。且與肅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肅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

自立不敢鷄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已肫舊史氏吳鼎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既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渭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先慎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迻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鼎景宋乾道刻本。顧廣圻識誤校。日本蒲阪圓增讀韓非子校。盧文弨羣書拾補校。王念孫讀書記雜志餘篇校。俞樾諸子平議校。

# 佚文

先慎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附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並作荆。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

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失珠曠掩口而笑。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枯魚之膳。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

愚。遂名愚公谷。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

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

調。調張也。矯。直也。搏。抱也。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

明生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鏤。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

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

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

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

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猶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儲說。壺作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毳羊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四引。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韓非子序

先慎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為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先慎曰史記作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為人吃口先慎曰史記作非為人口

吃不能道說先慎曰史記有而字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先慎曰史記

記干作諫索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先慎曰史記不務下有俯明其法制執隱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十九字求人任賢反舉

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使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先慎曰史記二句互易上有今者二字廉直不容於邪枉臣先慎曰史記臣上有之字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

孤憤五蠹內外儲先慎曰史記有說林二字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先慎曰史記無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見秦存韓

賦臣厲憐王國策以為荀子書韓詩外傳同以五十五篇為非自作史記此下全載說難篇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

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先慎曰史記有也字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先慎曰史記下有韓字

字及急乃遣韓非使秦先慎曰史記無韓字秦王悅之未任用先慎曰史記任作信李斯害之先慎曰史記下有姚賈二字秦王曰先慎

記秦王作毀之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先慎曰史記人下有之字今王不用久留

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先慎曰史記如下有以字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先慎

記遺下有非字韓非欲自陳不見先慎曰史記見上有得字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 韓非子目錄

第一册以下册數王  
氏原本無

##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 第三卷

十過第十

##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先慎曰趙本弑作殺

第二册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三册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  
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  
下字據趙本補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先憶曰以下目  
趙本不提行

難二第三十七

第四册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說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 韓非子集解

## 卷一

###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籍曰頂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言下並有爲字。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虛文。詔曰：言

不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卽指上言而不當。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慎曰：高注：陰，小陽也。秦善注是。高注：非也。此不過舉關東地形而言。連荆

燕在陰，魏在陽耳。周禮：梓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爲說。固齊收韓而成從。○虛文。詔曰：策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虛文。詔曰：策無強字。此倒當作。臣竊笑之。世

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虛文。詔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亡作二亡。注同。

脫：張文虎曰：三亡卽下所云。以亂政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

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慎曰：吳據誤本引作二。虛說。宋本卽指吳所引

而言。乾道本作三。張榜本趙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政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先

本並同。不當作二。顧張說是。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政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先

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

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千百萬姚本云曾作張軍聲寒有聲字者是也此

之士民應不止此○現自張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盧文弨曰策無此下二

其聲乎○十涉下而誤說文頓直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楊犯白刃踏鱸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

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獵賦負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等

標識也戴與俱被其義一耳千當為干形近致誤干犯也不至于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白刃在前斧

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頓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

鑽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先慎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策無也字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

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先慎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寒殺乃故

也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

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事謂事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

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其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

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盧文弨曰聞戰頓足徒楊

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盧文弨曰聞戰頓足徒楊○先慎曰

策均作楊○爾雅釋訓檀楊肉祖也郭注脫衣而見體史記犯白刃踏鱸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

張儀傳秦人捐甲徒楊以趨敵索隱楊祖也謂祖而見肉也○先慎曰策無死夫一人奮死可

與斷生者不同○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先慎曰策無死夫一人奮死可

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先慎曰四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

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

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曰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

文氣平實其常為甚之殘字然

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新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慎曰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虛文昭曰謀上其字可省策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先

東策作中誤當依此訂下云○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先慎曰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

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長城巨防足以為塞○先慎曰水經濟濟水注平陰城

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壘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濱尚存○先慎曰策作鉅坊案鉅坊北國虛縣下劉昭注引

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先慎曰策作鉅坊案鉅坊北國虛縣下劉昭注引

防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一戰不剋而無齊○為樂毅破齊於濟西○先慎曰見齊世家無字由此觀之

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先慎曰且下削迹無遺根其與禍鄰禍乃不存○音編敗之連削去本

以齊為戒○虛文昭曰策作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虛文昭曰吳師道云都當從韓

削株掘根○顧廣圻曰當從策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虛文昭曰吳師道云都當從韓

作湖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湖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湖在辰州沅陵縣西

之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為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

二十里又三十一戰楚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及秦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慎曰

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然則五湖在洞庭旁說誤讀策文耳

高注鄧楚都也洞庭五湖江南皆楚邑也索隱五湖五處湖也劉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張文虎曰

氏以爲五湖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濟之誤願說是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張文虎曰

於秦非兵力所能驟及我滅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中以凌三晉○虛文昭曰張本言弱也下文兩言弱齊燕尤其明證策誤高順文為說亦未合○王先謙曰史記秦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昭王二十九年取郢為南郡王與楚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令荆人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為郢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為難也

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廟字句絕令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為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為難故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先慎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自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五穀衆多不可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先慎曰以策無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為對文亦太泥矣

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同策兩意字皆作志王先謙曰高注華下華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礪石者是函崤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為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踰秦關一步華山之下固非天下所能軍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慎曰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也此意猶言合謀

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虛文昭曰策作荆孤是顧廣圻曰狐當從策作狐衍疑字不誤虛顧說非先慎曰被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趙既云危則楚不疑云狐疑也孤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孤為是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王先謙曰據史

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又穰侯傳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

穰侯圍大梁納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即其事也

國立社稷主置宗廟令面以與秦為難句說詳上下西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

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非高注尤謬穰侯得罪

憂死下文明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侯志在併國拓地故魏兵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是故兵終身暴露於

明矣又歷用兵於魏何云安魏乎蓋穰侯志在併國拓地故魏兵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是故兵終身暴露於

外士民疲病於內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穰侯作游黃丕烈札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游病露同

同高注可證先慎察此及策並當作暴露於外游病於內策乃露之借字說文露雨澤也詩定之方中傳

零落也零當作孺亦假孺為之孺風零露漙漙兮正義本作露籛云露落也是露落即露落矣暴露二字之

義當如黃說游病高注云游病呂覽不屈籍士民罷游罷游與游病義同淺竊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竊

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露游病故改靈為露改游為疲而古義俱溷矣

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俞樾曰下

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曰不能盡其力是矣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彼固亡國之

形也而不憂民萌○顧廣圻曰萌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先慎曰說文民衆萌也後入於經傳中萌字皆

氓之類是也幸○顧廣圻曰周禮途人以興勸利萌說文引作萌而今本皆作氓又說文衆萌字毛本作

拒秦秦將自起坑括四十萬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先慎曰則



訂正樂記鄭注筵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顯廣圻曰羊腸高注羊腸塞名也絳上黨○地可聞乃河間之鵠改從張榜本趙本廣圻曰當從策代四十六縣○虛文昭曰四上黨七十縣○顯廣圻曰七十策作十七王潤云即趙策今作絳代上黨策作三疑是

七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先慎曰乾道本代上有文字虛文昭云凌本無以字策同張文虎云以

字疑即上句也字譌衍先○先慎曰策作然則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池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先慎曰秦

則齊燕將分取之此○先慎曰策作然則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先慎曰策作然則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

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拔荆東以弱齊燕○先慎曰乾道本燕上有強字虛文昭云薛強字凌本

馬之口以沃魏氏○虛文昭曰沃策作流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黎陽縣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謂之鹿

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

後王賁攻魏卒引河溝灌大梁而取之○先慎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澆澆灌也高注流灌也是一

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先慎曰高注從者山大王垂拱以須之○俞樾曰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

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先慎曰拾補編作編服作代

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先慎曰拾補編作編服作代天下編隨而服矣○先慎曰拾補編作編服作代

同吳師道補注作編云以繩次物曰編○張本凌本此亦作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諸

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會不可得○虛文昭曰曾策作尊先乃取欺於亡國是

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卻字顯廣圻云今本兵作質說

作怒引作擊不合先慎案而下當有御字依今本增棄甲兵弩四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先慎曰乾

字不成文兵當作與說文與古文作虜兵作肅二字篆形相近而誤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先慎曰乾

李作李○盧文弼云復乃復之譌李英注引韓作李先慎案李乃李之誤大王又并軍而至○盧文弼曰

策作李○高注李下邑名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作退字作李是今據改大王又并軍而至○盧文弼曰

張榜本與戰不能剋之也○顯廣折曰又不能反運罷而去○盧文弼曰運或改作軍顯廣折曰又不能

作致誤○與戰不能剋之也七字為一句又不能反運罷而去○盧文弼曰運或改作軍顯廣折曰又不能

句罷讀為疲策作又交罷卸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

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慎曰

說較長不能及運○言饋運不繼也文義非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先慎曰固下當有以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萬順當從之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先慎曰固下當有以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極吾兵力由是觀之本○先慎曰張榜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

云案注是雜字○策作豈其難注曰上當有故字○王潤云內者吾甲兵頓十民病蓄積案田疇荒困倉虛外

能當作難○先慎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內者吾甲兵頓十民病蓄積案田疇荒困倉虛外

者天下皆比意甚固○俞樾曰皆字衍文蓋即此願大王有以慮之也○先慎曰高且臣聞之曰戰戰栗

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先

慎曰

趙本

百九十六

慎曰

作洹水

太公

便剋

之衆

兆以

兆以

兆以

兆以

兆以

兆以

策正一讀字其數筭必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先慎曰乾道本潛下有於字張與策同當依以訂正

無於字空於疑游字之譌蓋韓子作游他本作行讀者旁注異文轉寫並存又以形近譌為於耳游者泗水也此時城為水灌不沒者三版故泗水而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先慎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反知伯之約先慎曰乾道本無反字顧廣圻云今本知上有反字策問先慎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反知伯之約案有反字是今據補高注知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韓魏與趙同故曰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之功先慎曰張榜本初作功今秦地折反知伯之約也

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盧文弼云一本此上有以字藏本兼下有而字何作可策同顧廣圻云今本重天下策有今據補改臣昧死願望見大王先慎曰策無願望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姚校劉作願望

聽其說盧文弼曰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張文虎曰依上文親燕而言不當作弱張說誤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先慎曰拾補重為字盧文弼云舊少一為字今據吳注引增上為如字下去聲者下張本有成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顧廣圻云當從策作以主為謀不忠者主謂為主首也為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為字非先慎案姚木國策與盧引同鮑本與顧同故所引各異又策國上有於字今案王當作主顧說是也為上以字當衍以徇國為主謀不忠者也作一句讀文氣自順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薦薦出貢以供若薦薦居人下先慎曰乾道本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地也下文韓與秦兄弟共苦天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不誤謂韓則受其怨棄則得其功且夫

韓人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先慎曰：乾道本今下有日字。盧文弨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士卒養從徒。○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從下有徒字。今據補。欲贅天下之兵。○先慎曰：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先慎曰：宗廟必為秦滅。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先慎曰：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

下從趙攻秦。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先慎曰：說文摧折也。韓叛則魏應

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顧廣圻曰：原當作厚。舊注誤。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先慎曰：與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勦於野戰。○盧文弨曰：張本作勤。負任之旅。

罷於內攻。○勞餉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王澐曰：當而共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顧廣圻曰：趙當作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盧文弨曰：張本人作臣。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廣圻曰：質如字。射的也。舊注誤。○顧

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上。○盧文弨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謬。石何可以召上。王澐曰：文選金石齊壽也。雖永壽而無兼天下之日。極言其非計。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先慎曰：乾道本愚上有遇字。顧廣圻云：遇即愚之誤。而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先慎曰：重弊猶言厚賂。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

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則韓可以移書定也。○先慎曰：韓乾道本作轉。盧文弨云：藏本收韓明矣。顧廣圻云：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荆魏。徐越云：轉字無義。趙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費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為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

遺本漢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轉為韓是也盧顯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  
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  
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為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  
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顯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俞說是張榜本  
轉亦作韓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國指齊趙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用也以  
今據改

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

不察也韓秦強弱如顧廣圻曰韓當作轉俞樾曰韓秦強弱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轉誤先慎曰顧說是

一定強弱隨之者韓之強弱豈非所敢言乎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有

意伐之心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也不必作我趙至殆也見二疏文昭云從藏本作疏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盧文昭云乾道本攻上無夫字開作聞

作開顧廣圻云開當作開反開也先慎案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慎曰乾道

盧校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附見其事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甚以為不然拾補甚上

子字俞樾云子字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之先慎案張榜本亦無子字今據刪甚以為不然拾補甚上

有臣斯二字盧文昭云舊本不重一本有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昭曰腹心舊本倒虛

先慎案臣斯二字誤複以下皆李斯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今從藏本張本與下同虛

處則核然核妨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核音艾○盧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

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顧廣圻曰虛處遲  
舊注皆誤以極遲走字衍俞樾曰顧氏視舊讀為長然平居不得謂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  
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核然若居溼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則

發矣。爲句極猶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其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爲亟。是其證。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訓極爲困。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而刪走字。未得其旨。先慎曰。俞說。是乾道本注。洽作令。今依趙本。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俞越曰。報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小記篇報葬者報喪。鄭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趙當作秦。夫韓不服。

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謂曰。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嶠寒

之患。○先慎曰。謂諸國兵將復至函谷。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先慎曰。非之來。秦爲存韓也。則

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說。雖爲秦心。必爲韓故。云爲重於

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王先謙曰。浸

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已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

來人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盧文昭曰。凌本大王二字重。張本不重。是。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

也。○王先謙曰。韓遣韓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滎陽上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爲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卽盡入其地之謂也。因令象武。○王謂

作蒙。蒙武見始皇。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先慎曰。蘇卽荆蘇。是

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先慎曰。荆疑

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

也。李斯往詔趙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先慎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伐韓，韓使陳轅告急於秦。秦昭王遣白起救韓，八日而至，大破趙魏之師。據六國表，事在昭王三十

年。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慎曰：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太子倉質秦，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

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先慎曰：秦昭王九年，齊魏韓共擊秦於函谷，十一年，齊韓趙魏中山五國共攻秦，韓襄王十四十六年，事也。先慎曰：乾道本關作關，盧文弨云：藏本作關，下云：先為鴈行以攻關，先慎案：關乃關字形近而譌，即函谷

關。今據藏本改。諸侯兵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先慎曰：秦割地以和，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見表及秦紀，此節言之。

而先攻荆。○先慎曰：據表，記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十六年也。自是連荆令三年，秦擊楚破之，遂拔郢。先慎曰：乾道本先作失，非也。顧廣圻云：今本失作先，今據改。

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先慎曰：謂與秦為兄弟也。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

中國，展轉不可知。○先慎曰：展轉猶反覆也。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先慎曰：據秦紀及表，昭王十四

否，四十七年，秦即攻上黨，亦未嘗解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先慎曰：乾道本

張本，人作臣，先慎案：下文亦作臣，作臣者是。今據改。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先慎曰：乾道本

疑衍上文，夫趙氏聚士卒，無兵字，即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

凌本補，顧廣圻云：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慎案：重三字，文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衆本皆非也。顧說太泥。今據補。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

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衆本皆非也。顧說太泥。今據補。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

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共攻韓。秦欲送其使於韓，所以誑恐之。今秦王使臣斯

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襲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今據補。

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

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菑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

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

鼓鐸之聲於耳。○先慎曰：邊鄙殘國，固守於上脫諡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

夫棄城而敗軍。○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義白順，無庸倒文。則反掖之寇。○盧文弨曰：反於掖

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晦。王先謙曰：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聚散。謂韓本國之寇與下秦與兵對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聚散。

聚散先慎案：城盡則聚者，散則城固守。○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慎曰：秦必興兵而圍

國無軍，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補。城固守。○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慎曰：秦必興兵而圍

王一都之為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請王路秦以一名都。楚陳軫言秦得韓之名都一，正與此

文一都相類。道不通，則難必謀。○王先謙曰：說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顧廣圻曰：用願陛下熟圖之。若

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

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見字。今據補。今使臣不通，則韓之

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趙用賢曰：此當時記。載之文，故并敘李斯語。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纒纒有編次也。○虛文弔曰：順

比不拂逆也。注言順於慎，比於班、轉難解，凌本澤。敦厚恭祇。○先慎曰：乾道本作敦祇恭厚，意則見以為拙而不倫。今本掘作拙，先慎案：意林亦作拙，今據改。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

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林劇作訥。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先

乾道本僭作譎，拾補急下旁注意字。虛文弔云：張本意作急，探一作深，凌本潛作僭。顧廣圻云：今本急作意誤，先慎案：譎凌本作僭，是今據改。意林急亦誤，作意釋名，急及也。探切之使相連及也。說文：探，遠取之

也。疏遠之臣，慮事廣肆，並及人主之親近，以刺取其向背。闕大廣博，妙遠不測。○先慎曰：意林則見以為

即說難所謂非閒已，即實重也。故見者以為僭而不讓。闕大廣博，妙遠不測。○先慎曰：意林則見以為

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顧廣圻曰：職本同。今本家作織，誤。虛文弔曰：張本作言而

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顧廣圻曰：逆當作諛。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逆。釋文云：幾五

作逆者形近之誤也。又鄭檀弓注：噫，勿寤之聲。弗寤，即拂悟。正義：讀云：大意無所拂悟。悖，悖同字。選悟同字。

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寤，亦用寤字。言而遠俗，詭譎人閒，則見以為誕。

慎曰：釋名：燥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先慎曰：儀禮聘記云：辭多

躁有華而不實之意。易繫辭：躁人之辭多。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先慎曰：儀禮聘記云：辭多官辭多。殊釋文學。○王先謙曰：殊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先慎曰：乾道本性作信，虛文弔云：信張凌本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誦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

仲尼善說而匡園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紂二字顯廣圻○顯廣圻曰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慎曰左隱五年云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今據補翼侯矣○顯廣圻曰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慎曰左隱五年故相通稱史記楚世家熊渠中子紅爲鄂王吳越鬼侯○先慎曰史記作九侯徐廣注九侯一者秋旬踐陰謀外傳號翼侯可借證翼鄂通稱鬼侯○先慎曰史記有九侯城九鬼聲近通用比干剖心梅伯醢○先慎曰見晏子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先慎曰即百里奚亡秦傅說轉鬻轉次而備孫子臆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先慎曰收疑是汶字見呂氏春秋長見籍顯廣圻曰仲故曰鸞孫子臆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先慎曰收疑是汶字見呂氏春秋長見籍顯廣圻曰仲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先慎曰說詳公叔瘞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葦宏分臄○先慎曰說詳公叔瘞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葦宏分臄也救氏反○先慎曰趙本無注六月周人殺襄弘○先慎曰襄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襄弘○先慎曰襄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周投之於牽棘中○顯廣圻曰未詳先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先慎曰未詳俞樾曰舊津曲說辜射即辜礫礫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礫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礫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爲礫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周禮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礫之田明辜射即此刑也字又作砮史記李斯傳十公主死於砮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先慎曰安于柱案隱曰砮與礫同古今字異耳○先慎曰安于死於砮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先慎曰安于闕于觀行篇作安與此同案安闕古通左定十三年傳作安淮南道應訓作闕是也惟趙策安闕兩有爲誤○先慎曰安于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

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先慎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顯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案：此句下有脫文。先慎案：君子難言文甚明白易曉。今從之。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其主。○盧文昭曰：一作人臣太擅。必易主命。與韻不叶。非也。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

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王潤

作威。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

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貽讓曰：日本蒲阪圓本作後主。而

凌本同。非。八經篇家隆劫殺之難。貽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此淮南子原道訓高注營惑也。隆國家當依蒲阪圓本。刪國字。隆家言構諸大家使爭鬪。詳後八經篇。

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先慎曰：乾道本

三句顯廣圻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慎案：下四美。即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先

慎曰：議當作義。義者事之宜。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先慎曰：富此

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

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

又改爲從。下文皆以羣臣之太富也。晉之分也。趙魏齊之奪也。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

以弑其君者。○先慎曰：子罕。劫宋子之奪燕。皆以類也。類當作此類。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

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質，正也。備者，未至而設之。所以逆杜其邪心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也。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先謙曰：乾道本注無成，故曰偏威。今從趙本。

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籍。詩韓古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卽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蓄。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上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偏威而誤衍威字。舊注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

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朝，自私

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駟通，謂駟乘也。○左文十一年傳注：駟乘四人共車。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卽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穀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參乘爲驂乘，四乘爲駟乘。二者略同。○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爲趙良所貴。可證此文之義。先慎曰：四從孫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私交下傳寫。○王先謙曰：淮南墜形訓高注：奇隻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不載謂誤置於此耳。不載奇兵，不載以從戰國策：秦軍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卽此義也。惟傳違以備非

常乃得載兵甲，故下又申言之。秦御臣民至嚴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書此，特以中其意。

非傳非違，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亦今據張榜本。趙本改。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命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

則知動者正也。○俞樾曰：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

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先慎曰：俞說是。下者字張榜本作之。

則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虛

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成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備

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先慎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

去行。是其證。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去賢而有功。臣事自功。去勇

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囚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溲乎其無功。○願

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賢者救其材。○虛文昭曰。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

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虛文昭云。子字衍。顯廣

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智者正。張凌本。俱無顯廣。○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虛文昭云。爲下衍。上字

剛。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王先謙曰。依文義。文勢說之。無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法也。○經常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先慎曰。人不知虛靜。見而不

虛文昭曰。張本不提行。

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先慎曰。人不知虛靜。見而不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先慎曰。人不知虛靜。見而不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先慎曰。人不知虛靜。見而不

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顧廣圻曰：揚勿令通言，則萬物

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白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虛文昭曰：掩字疑是注，淺本無顧廣

圻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誤。下不能原。○先慎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

下誤。孫詒讓曰：函當為函，函俗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函，掩也。此當以函掩其跡為句。顧讀非，虛校尤誤。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

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慎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補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衍能字。先慎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不謹其閉，不固

其門，虎乃將存。○顧廣圻曰：句絕。為姦臣。○王念孫曰：臣當為匿字之誤。匿謂為惡，讀居君側而為姦惡也。逸

其主之側。○顧廣圻曰：句絕。為姦臣。○王念孫曰：臣當為匿字之誤。匿謂為惡，讀居君側而為姦惡也。逸

上威，百匿即百惡。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惡。漢書五行志：朔而月克東方，謂之仄，惡。夢大傳

作側，匿是匿與惡古字通。主所與虎為韻，側匿武賊為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顧廣圻曰：臣當作以，以正

字作目，形相近。聞其主之忒。○王念孫曰：聞蓋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顧廣圻曰：餘當作

先慎曰：王說是。聞其主之忒。○王念孫曰：聞蓋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顧廣圻曰：餘當作

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顧廣圻曰：刑讀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

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

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財利相應，此緣聲同而誤。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先慎

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

退以為寶。○先慎曰：靜退當作虛靜，此承上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事操，不計慮，而知巧拙，不自操事。

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顯廣圻補。不約而善增言。

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俞樾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也。會誤作會，又誤為增耳。先慎曰：約當作事，言已應事已增，正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

承上言之。增讀如響，與上應為韻。俞改增為會，迂曲不可從。

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顯廣圻曰：臧本今本事以作其事，按當作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

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

補顯廣圻云：此句下有脫文。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顯廣圻曰：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

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盧文弨曰：是故誠有功，則

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顯廣圻曰：此句下有脫文，先

慎曰：此下常有疏賤必賞四字。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卷二

有度第六○先慎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木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盧文弨曰：注為字當作謂，先慎曰：為謂字同。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

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顧廣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

未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殘齊

在昭王二十八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纒年或一謚襄也。

見水經。聖水巨馬水注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卽其地也。詳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

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黨者。則重。反是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顧廣圻曰：當云攻燕救趙

家二十一年。救趙。又世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盧

德之誤。作得之。先慎曰：此蓋五年。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顧廣圻曰：魏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加兵

爲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勝於淇下。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爲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先慎曰：乾道本無

本有今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弨云：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

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

臣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

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

欺。以詐僞。○顧廣圻曰：失當作夫。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



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樞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以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

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親授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

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之人釋公法行私術與上去私曲就

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

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

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慎曰乾道本危上有之所以三字

良下無臣字虛文昭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則良臣伏是注所見本亦有臣字之所以三字不當有此與下文文法一律今從虛顧校改伏謂隱也

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渭曰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顧廣圻曰能當作態態人即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先

私相重也近習能人之心即其證乾道本注此作比依張榜本趙本改不壹至主之廷先慎曰趙本壹作一下同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

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慎曰乾道本無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

百官雖備若慮私家之便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昭曰注下移誤不移虛文故臣曰亡

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

相尊而不務尊君先慎曰張榜本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

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

爲事。○顧廣圻曰：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驚。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

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

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

用。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先慎曰：乾道

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言也。有口不以私視也。而上盡制之爲

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

衍文。下不敢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清暖寒熱。鑄錙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

曲爲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寒清暖寒熱。鑄錙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

○盧文弨曰：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公則政平。

弗藏本。作不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公則政平。

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

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

不可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

不可謂義。○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作。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先慎曰：陂字無

上形與。反相近。轉寫。殘缺以爲陂耳。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

利其家。臣不謂智。同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

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弨曰。簡。棄。先王之法。曰。此下五句。文

與洪範有異。或別。臣毋或作威。○先慎曰。張榜本。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字作無。煩。廣。折。云。今本

無所毋。先慎案。作毋字。是。今據改。洪範。正作毋。或作

有。呂氏春秋。貴公。篇引。亦作。或與此同。注。或有也。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

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慎

張榜。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日視。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

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川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

之所守要。即揚權篇。聖人執要之義。注說非。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闕其佞。○顧黃圻曰

陰謀。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

注曰。誓。近也。誓。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

相對。成義。誓。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

說非。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故湊。有。會。合。之。義。此。言。親。近。重。臣。合。之。疏。遠。卑。賤。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

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尙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先慎曰。御覽六百三

地形焉。即漸以往。而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即。常。作。積。聲。之。誤。也。此。謂。人。之。行。路。積。漸。不。覺

侵其權勢。使人主不自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人主時。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雖至於

矣。端易面而主。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

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為惠法內皆所以防。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臣動皆

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盧文弨曰：遊外二字一本脫外字。遊作滅，顧廣圻曰：凌字未詳。過當作遊，行遊字

舊注誤。先慎曰：過為過之誤。顧說是也。一本脫外字。遊作滅，是凌為峻字。形近而譌。當在法上。傳寫誤

倒耳。峻法所以過滅外私也。與下嚴刑所以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王先謙曰：遂令且懲下也。遂

遂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譌誤。遂不可讀。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通也。○王先謙曰：遂令且懲下也。遂

而行使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則衆邪彰矣。

衆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俞樾曰：危讀為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

邪。後遂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

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未達。賤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是

知非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

字當為以。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制也。人

與巧匠同意。非謂君也。捷疾也。中事合於事也。中音竹。仲反。舊注誤。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

權衡。斗石設而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也。○先慎曰：措當為論語

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錯諸枉之錯。以法數治國家。不外舉錯二者

上文因法數。審賞罰。先王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

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細羨齊非。細其健羨。齊其為非。細音黜。○王先

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已。○王念孫曰：舊注甚謬。屬當為屬字之誤。俗書屬字作屬。形與屬相近。詭

誤作屬（荷于富國篇誅而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今本屬誤作屬）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致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導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注訓導爲引此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齊款以見景公亦言由齊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字）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也○盧文弨曰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而賞之○盧文弨曰注其恩誤之恩今人主非使賞罰之注罪之誤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弨曰注去其君各本俱無其字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意林御覽六百三十八八百九十一事類賦二十引補）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宜○先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出慎曰外儲說右上篇作行諸大臣

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盧文弨曰此別一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

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弑。

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

殺擁蔽之主○顧廣圻曰擁當作壙。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字衍文

人主將欲禁姦之。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先慎曰乾道本與作異拾補作與虛文弨云言下衍不字藏本無異字譌

顧廣圻云今本言下有字誤異當作與先慎案張榜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字本書通用與字依虛顧校改為人臣者陳而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陳下

主道。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謂因其所言之事以求其效不外使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

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

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

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下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尚不誤○先慎曰不當此言因功失法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注謂功大震主非也。昔者韓昭侯醉而寢。

慎曰怠林醉下有甚字。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寢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

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先慎曰乾道本殺作與意林與作殺是也。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

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

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

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

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僞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先

乾道本妬下有外字。顧廣圻云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難一篇並無今據刪。故豎刁自宮以治內。先慎曰刁當作刀左傳寺人貂管子大

桓公好味。顧廣圻曰當衍桓字此與上相承。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子首作首首字案作首首字為

先慎曰本書作子首無作首首者。十過篇及難一篇兩見可證。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

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慎曰乾

之先慎曰即外儲說右下篇潘壽謂燕王事注非。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慎曰乾

本今本無先慎案。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

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俞樾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見惡即自見其所欲矣。下

文云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先

慎曰注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俞樾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見惡即自見其所欲矣。下

存其當作之。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噲

名也。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先慎曰乾道本戶作尸盧文弼云藏本尸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

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生此。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

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無

好惡則臣無因為僞其誠素自見。○先慎曰乾道本無去字顧廣圻云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藏本今本有先慎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可證。今據補。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云文選蜀都賦劉逵注韓非有揚權篇今推作權誤注說非顧廣圻云廣韻揚擡都凡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臣上下之時。節人之大命也。君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

損精。宜則危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病作疾損作捐注亦作捐拾補疾作病虛文昭云說注中作悅捐孫

誥穀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捐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慎案注作病。未誤。意林正作病。今據改說讀爲悅。非舊本作悅也。故去甚去

秦。先慎曰乾道本甚上有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今據刪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顧廣圻曰句有

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應物。不必自爲。執要以觀其效。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

居改從。今本。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四海既藏道陰見陽方也。藏謂

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王先謙曰道由也。詳見前

右既立。開門而常。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

後據趙。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臣之助。不

本增改。字衍。是謂履理也。故有成功。御覽九百一十八引仍作用。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

用其能。上乃無事。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八引仍作用。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

上文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爲上之道。

不治。皆承。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上



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

本今本一下有之字今據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

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不見其采下故素正。疑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釋上令字以命釋下令字非上令字本作使字也

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虛文昭曰注訓采故皆為專非也趙氏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云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自居籍匿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趨於正此說是也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任之彼則自舉其事○顧廣圻曰句失韻有誤先慎曰事當作定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

下文使皆自定之承此而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句為無著矣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彼則自舉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不知其名復脩

其形也。○顧廣圻曰脩當作循注未譌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二者誠信下

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

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

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其事

圻疑督參鞠之句有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也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

誤未審注本之誤耳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也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

趙本上作人虛文昭云人張本作上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途與同然後擇夫道者

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善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於事

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與則與也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於萬物。故能生。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先

顯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於出入。故能正。和不同於燥溼。故能均。君不

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於羣作羣於。顧廣圻云：君下幾本

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

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虛文昭曰：一無也字。是顯廣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

位。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開澆之貌。凡聽言者。欲開以招明。愚以求智。故開然若甚醉者。則

見所出。俞越曰：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顧廣圻曰：溶字未詳。下同。僞注皆謂爲開不

皆止。作容。一爲容貌之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唇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唇乎。愈惛惛乎。唇齒可以

水旁。因失其義矣。先慎曰：俞說是。注泰。起本作奉。唇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唇乎。愈惛惛乎。發言語也。

吾愈惛惛。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難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

解釋也。臣下是非。君並聽之不爲調解。注訓構爲結。似非。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

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

散。皆無所失泄也。○先慎曰：動泄不失。當作動不失泄。泄有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開。暇

也。○先慎曰：溶。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爲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

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為類外諸說右上篇謂乎其已乎也乎其往歸田成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

子乎諷也為類並句首字雖用類不同而以句首字為類則可借證顧說非是

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不與其之民乃寵之自專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猶為

之○先慎曰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也

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

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顧廣圻曰上固閉內局上字下常有脫文尺字

從室視庭尺寸不失也○因與固形近而誤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本作講誤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

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惡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已說於一事

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囚故可測則可因故曰下將有囚也既不神其事不當下考其常

則下以較其常考若天若地是謂累解俞樾曰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

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注以為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則和調累解累解

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矯然無疑舊注之失與楊注同若地若

天孰疏孰親故無私覆地無私能象天地是謂聖人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令機事不失所

置之臣勿私親之○先慎曰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失

乾道本注欲作故今從趙本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

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一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不能得之治道

無論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顧

廣圻曰周當依本書主道篇作同先狷民愈衆姦邪滿側言謂狡猾之民則益多而姦邪之臣盈於左右

矣。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

焉。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都○先慎曰乾道本注勢腓大於股難以趣走○盧文弨曰趣疑趨主

失其神虎隨其後以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為虎隨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既

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成羣

也虎既成羣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先慎曰此謂

注未十一字因其不合而刪之也盧文弨云張本注未有此二句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

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法刑苟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荀作狗據拾補

下文人真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為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察顧讀信為申是也狗

常從拾補改作荀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為證此謂君荀申其刑法則臣昔之為虎者皆反其真而

為人矣反其真指臣而言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

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俞樾曰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

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子假仇人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

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失其義既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戰利可食居下者

本作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黃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實上

常不羨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故上必常操度量以割斷

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上操作下操俞樾云此當作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黨與之

具臣之寶也。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

得利已數倍多矣。○盧文弼曰：扶字誤從牛旁。注同。得意林作失。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

下。有君不可不慎。句不可從。先慎曰：趙本扶誤作扶。意林作膚。有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

之臣，不貴其家。臣將凌己。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臣將

曰：備當作。彼舊注誤。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欲備

度量，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中。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

靡之。○欲求出圍，但身執度量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靡之。○厚謂臣黨與衆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

靡同義。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先慎

云：人臣之侵其主，如地形焉。積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先慎曰：靡與糜通。取糜爛之義。物

漸以往之義。舊注失其旨矣。○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先慎曰：靡與糜通。取糜爛之義。物

若月同意。注息，乾道。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當立人官也。○先慎曰：注立，趙本

本作急。今從趙本。言一棲兩雄，其鬪嚙。○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一家二貴，事乃無

刑法。所以罰不當位之官也。一棲兩雄，其鬪嚙。○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一家二貴，事乃無

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

知誰從。故事無功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

木枝扶疏。○木枝者，喻削剗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先

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

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大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

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先慎曰：注趙本威下無重字。盧文弼云：張本有

公子既衆。

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衆，勢凌適子，故憂吟也。止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

黨與乃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案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盧文弨曰：或云根本二字當

字句與上文同。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顧廣

文是也。此句洶字蓋亦衍文。舊注不釋洶字，是舊本未衍也。上文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木乃不

神，填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注下洶四字。今衍本字洶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

先慎曰：清說衍洶字是也。定之方中，洶與協，楚詞清與人協，風賦清亦與人協。詩燕淵與身人協，楚

詞下居清與身人協，詩猗嗟清與成，正洶與成，正協則淵清古自爲韻。顧疑有誤，非也。盧文弨云：神

諫雖字非，探其懷奪之威。○先慎曰：注淵字當作測。主上用之，若電若雷，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注：說詳上一日在同牀。何謂

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

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

此之謂同牀。等，使之惑。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

侏儒短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

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

則皆應，問之則皆對。○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

之以金玉玩好。○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比，顧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金玉內

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先慎曰：乾道本注義上有主字，今從趙本。

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

○先慎曰：乾道本下有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畢字，今據刪。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

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先慎曰：乾道本

居約之言事也。注謂又更處置，非也。四曰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

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

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

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

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議希也。○先慎曰：平

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使聽者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

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

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

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先慎曰：乾道本人作臣，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臣作人，今據改。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

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顧廣圻曰欽字未詳先慎曰詩桑扈孔疏欽者收攝之名爲臣者當強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先慎曰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同其位即此義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樂劫失其所有也○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墮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知所道成姦即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既云所以即不得復有字矣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之同林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虛文弼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慎曰虛說亦非使字衍不令妄舉防三姦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先慎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處其意防四姦之養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王渭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爲一句舊注誤先慎曰案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羣臣處其意今重不使二字注所據本不重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刪之不可從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爲語防六姦其於勇力之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於字先慎案軍旅之功有於字是也此與上下文法一律皆有於字明此脫今據補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罪邑鬪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鬪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羣臣行私即上文人臣彰威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所謂亡君者乾道本提其私也注依誤文釋之亦非



行。顯廣圻云：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先慎案：張榜本不提行。今從之。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令臣

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君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

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顯廣圻羣臣知不從之亡，急於不聽也。虛文昭曰：注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羣臣知不聽。

聽大國，與上文云：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相對。舊注全誤。則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則外交之心息矣。

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虛文昭云：脫一本有先慎案：外下脫交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其

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王渭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慎曰：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

今連上，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

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

上當有不字。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聽左右之謁。

行是也。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

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其功勞也。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

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墜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或本為頌也。○先慎曰：注末也。字趙本無。

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墜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或本為頌也。○先慎曰：注末也。字趙本無。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先慎曰音下。文有不巳二字。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先慎曰喜下。

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無。

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先慎曰削國。下文作國削。

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

陽操觴酒而進之。○盧文弨曰穀陽。呂氏權勳。淮南人。開訓俱作陽穀。臨廣圻曰左傳作穀陽。子反曰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百九十七引作穀陽。豎穀陽。子反曰。

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先慎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春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說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子反之為人

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事三字。此脫。有。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

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

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先慎曰乾道本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師邪篇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作恤是。今據改。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師邪篇亦有先慎案。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師邪篇亦有先慎案。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

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戰苑與作以義同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管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與兵伐虞又

剋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誤反字當在與字上說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老篇云還反

滅虢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淮南人閒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為而屬下為句非是反字當依顧移與字上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王先謙曰穀與呂覽淮南合

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盧文弨曰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先慎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之輕侮

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水書說林上下篇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篇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

言椒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爲正。蓋卽周禮夏官之射人也。○策亦有中射之士。鮑彪注云：射人之在中者。鮑不引周禮。則似謂能射之人在中者。與余說不同。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涓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遷尸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是射人與僕人爲官聯。故後世合二官以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淳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亦合二官爲名之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尙與古合。李涪刊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爲之說。不足據也。先慎曰：孫說是。舊注謂官有上中下誤。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虛文昭曰：戎左昭四年傳。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涉。○先慎曰：下君字遂行其意。居末期年。○虛文昭曰：靈王死乾谿。在昭十三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谿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御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先慎曰：初學記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虛文昭曰：似卽左傳所云：施夷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酒酣。靈公起曰：○王念孫曰：本施夷之堂。先慎曰：御覽引此作施夷之臺。事類賦十一引施祈二字。倒。酒酣。靈公起曰：○王念孫曰：起字。此衍。公字。惟論衡不誤。顧氏不知公字。衍文。故疑有脫字。今依王刪。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

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撫字。盧文弨云撫藏木作鼓。先慎案趙本鼓亦作未終師曠撫止之。衡止上有而字。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遂平公曰此道奚出。王

念孫曰此道奚出。本此奚道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作是何道出。舊本脫是字。今據御覽地部所引補。論衡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李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盧文弨曰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案上下文均作曠。藝文類聚九十引正作曠。今據改。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

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曰試黃本作示。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八。○先慎曰藝文類聚與此同道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境。棟端也。○盧文弨曰郎廊同境。與禮記喪大脫八先慎曰藝文類聚與此同道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境。棟端也。○盧文弨曰郎廊同境。與禮記喪大

危。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六引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境。棟端也。○盧文弨曰郎廊同境。與禮記喪大九引境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境。棟端也。○盧文弨曰郎廊同境。與禮記喪大

之誤。本書作境。疑本是上危二字。校者誤改。併為一字。史記魏世再奏之而列。聲音篇有成字。先慎曰御家。雅因上屋騎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即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再奏之而列。聲音篇有成字。先慎曰御

引作九百十六引。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

引作九百十六引。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

引作九百十六引。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

引作九百十六引。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

引作九百十六引。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

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弨云坐字脫藏

今從藏凌本增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

鬼神於西泰山之上○盧文弨曰黃藏本張本作皇文選緒白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慎曰舊本無

鬼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先慎曰論衡事畢方神

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為西泰山淺人妄刪西字耳○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無而字

也○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無而字駕象車而六蛟龍○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無而字

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先慎曰事類賦騰蛇作蟲鳳皇覆上○先慎曰論衡

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顧廣圻曰主當作吾先慎曰不足聽之事類賦引足下並有以字聽之將恐有

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盧文弨

作之○先慎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一又一百事類賦御覽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

帷幕破俎豆墜廊瓦○先慎曰樂書作飛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先慎曰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賦○先慎曰事類賦三年作千里平公之身遂癘病○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瘵盧文弨云癘字之譌宋本作癘顧廣圻曰

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

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彼來請地

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

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

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顧廣圻曰。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趙叟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

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先慎曰。必矣。下趙本有。宣子諾。○先慎曰。宣子

康子曰。諳文法正。同此脫策有曰字。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顧廣圻曰。規

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現而陰疏。○顧廣圻曰。規

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于。○先慎曰。難

說詳彼。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則安于死。尹鐸

繼之。非尹鐸爲安于國大夫也。策鐸作鐸。國語作鐸。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

○顧廣圻曰。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盧文弨曰。軍字疑衍。君字策無。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

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

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顧廣圻曰。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

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

間人。奇音羈。○盧文弨曰。有上藏本無遺字。顧廣圻曰。遺下有脫文。藏本刪遺字也。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先慎曰。無

庫不受甲兵。

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

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顧廣圻曰旬部蒿讀爲藁荻

曰橋事類賦十三御覽三百五十引並作鷹並注云音牆其高至千丈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註甚先憶案顧說是御覽引有楛二字

作其今據改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此後人據策文刪之事類賦御覽引有有餘箭矣四字今據補於是發

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先憶曰各本幹作餘給補尚作箭餘作幹注補字虛文強云

誤以策作箭而改耳菌筴作箭同字先憶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先憶曰乾道本脫之字依上文當有據藝文類聚御覽引增公宮公舍之堂當爲公之誤御覽引正作公今據改皆以鍊銅爲柱質君

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

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憶曰乾道本無舒字顧廣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先

憶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懸釜而炊○先憶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柝骨炊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

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是趙襄子守晉陽固有其事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

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虛

曰失策作釋先憶曰失當爲釋之誤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

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中



而少親。夫秦王祖而不信人。徐廣曰：惟一作粗。卽此字。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

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盧文弨曰：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

軍之反，與之期日。○先慎曰：三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趙既被圍，不待約也。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盧文弨曰：二君三本

此下有於襄子三字。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顧廣圻曰：以讀爲已。策脫去二君以

此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

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矜，其行高。君

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弨曰：侵當作我。兵

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盧文弨曰：嚮當作通。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且

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

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

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先慎

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音時不應有也。君與其二君約。○先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

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

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堤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

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盧文弨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盧文弨曰：王宋本作圭。秦本紀作王。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也。○顯廣圻曰：說苑反質篇作當何。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顯廣圻云：釋下文亦云：舜釋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顯廣圻曰：說苑財作戩，同字。先慎曰：御削鋸脩其迹。磨其斧迹。○顯廣圻曰：說苑作滑，澗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劑，刷削鋸高注，削兩刃，勿刀也。經綉頭之綉，其下未詳說苑，卽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先慎曰：各本其作之案，之當作其。注云：磨其斧迹，是注所據。本尙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改。流漆墨其上。○流布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

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先慎曰：各本漆作染。王念孫云：染

染，因譌而爲染。御覽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

作漆。先慎按：王說是。御覽又七百五十六引同。今據改。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顯廣圻曰：說苑綬作繒。蔣席名。蔣

緣。說苑無此。一句有繒字。連茵字讀當有誤。仍各依本書。之。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

服者三十三。○顯廣圻曰：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夏后氏沒，般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

旒。○先慎曰：御覽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聖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旒引路作轅字通。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聖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旒引路作轅字通。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聖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旒引路作轅字通。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聖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旒引路作轅字通。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聖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旒引路作轅字通。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聖墀對文也。說苑作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先慎曰：趙本服作亡。諫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

史廖而告之。○顧廣圻曰：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繆廖同。字王蓋姓也。先慎曰：顧說是。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顧廣圻曰：道當依說苑作遠。未聞中國之

聲，君其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先慎曰：乾道本助作其。顧廣圻云：後當依說苑作其。乾

據改以疏其諫。○顧廣圻曰：諫說苑作開。史記本紀亦作開。皆當從開為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

戎王。○顧廣圻曰：史記上當有內字。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與此同。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諫。因為由余請期。○先慎曰：請告也。期歸

余不遺，以失其期，使君臣有間。此秦先告以歸期之計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

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

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先慎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先慎曰：說苑正義篇作齊景公。案：說林上篇有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事當即此。號令諸

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先慎曰：涿聚說苑作燭。晏子在秋外篇作燭。鄒古今人表作燭。或作濁鄒。集韻類篇音案：案：涿與燭濁聚與鄒趨難形聲相近。古本通

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虛文引曰：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

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

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

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

內田成子者矣。○先慎曰：趙木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雖內遠遊，則危身之

道也。○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諫士句，此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

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先慎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虛文，昭云：凌本無，今據刪。政安遷之，管仲曰：臣

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虛文，昭曰：鮑上脫夫字，各本皆有悍，藏本作捍，下同。先慎曰：蒼頡，剛則犯民，篇悍，桀也。荷子大略，注悍，兇戾也。捍爲捍禦之字，非此義。藏本誤。剛則犯民

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虛文，昭曰：懼，藏本張本作具，先慎曰：懼字是言下不爲用而不畏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

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妒而好內，豎刁自獷也。○先慎曰：爲，字，衛二稱篇，並無。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先慎曰：乾道本則下無衛字，如下有曰字，虛

是也。乾道本如下有曰字，先慎案：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閒，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欲是其證。此因欲字誤倒在上，後人遂於之下加故字耳。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

也。又能親君乎？○先慎曰：以上下文例，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

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見前二稱篇。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

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墜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

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洩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慎曰。二柄篇。難一。難戶作戶。誤。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顯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宜惠王十六年。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顯廣

策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

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先慎曰。速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

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

皆作以。一名都。驅其練甲。○先慎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

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殺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

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

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顯廣圻曰。策同。姚校云。告

之誤。史記作伐。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

諛字諛即輕之譎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諛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評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諛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巫從巫之字傳寫往往往譎濶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諛下韓

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用者宜陽果拔廣圻

曰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凡七年也不同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顧廣圻曰叔

書喻老篇皆不合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

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

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

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

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先慎曰乾道本無乃字拾補有此文

增加璧其上夜令人遣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

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嗣子不善○顧

曰藏本今才嗣上有其字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

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音馬齊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

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

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先慎曰：薄，迫也。吾知子不遠也，如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先其表子之聞，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聞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澆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卷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上，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先慎曰：廣雅釋詁：矯，直也。莊

子天下篇：以繩墨自矯，君子性惡，矯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先慎曰：重，重人也。者，

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韓非曰：重，重人也。者，

賤國人所共重之也。○王潤云：爲當作謂。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

舊注未譌，先慎曰：爲謂古通，不必改作。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

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

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先慎曰：是以前存字。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

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因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誤。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

鄰國諸侯或來求車，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想故重人有事敵國，爲之訟寃。○先慎曰：訟，說也。見下。此謂敵國之人稱譽其重人，如燕、哈爲秦使燕而爲子之之類。注謂重人有事敵國爲訟寃，非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爲之。○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談者謂爲重人延譽。○先慎曰：養祿二字當衍其一。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顧廣圻曰：豈識爲蔽下文此周以幣上，又是以幣上上，皆同。先慎曰：本書蔽多作幣，爲劫。臣篇云爲姦利之幣，主又云非不幣之術也。難一篇云賞罰不弊於後。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顧廣本同，今本無字。字誤先慎曰：包就包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好惡之也。自進謂己之身進也。其所以自進則與主信愛習故同好惡三者而已。注謂自進爲己自進舉之人。談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寃。○一國爲之訟寃，則百無德而諤之。○先慎曰：汗諤即諤是也。又以訟寃釋之。非衆上，說又字無德，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諛之心，當作無得。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先慎曰：包就本爲世顧廣圻曰：或本今本世作勢。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通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疏遠信愛，相對成文。不常有近字。其譌舊矣。其數不勝也。○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王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蔑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士既不



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先慎曰：案依注所據本說作訟，故云獨訟而稱冤。此解非也。訟古通誦，誦猶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攻之。漢書作誦言。索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獨常常與君言說而法術之上見且猶不得亟現得與言乎。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悟乎。○先慎曰：王氏念孫俞氏撻並訓此道字爲由案。奚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士無時得進則人主無時得悟。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即蒙上以歲數而又不見言則道爲時字變文。尤其明證不得以他處道有由義以例此也。人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兩存則法術之士主難正作矣。時得進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先慎曰：乾道本注又下無與字。今據趙本增。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誅則使依。○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依下文當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誅者則使依。○先慎曰：乾道本有今據張榜本增。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先慎曰：乾道本僂作憊。顧廣圻曰：今本憊。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先慎曰：顧廣圻於其下添不字云：藏本同。今本無不字。誤。乾道之本名作明。譌先慎案名字是今據改借字當在名字下。其可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律。上不常有不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借藉也。其人可以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功伐維繫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維繫者則重以外權。二事平說。舊注誤。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以知其真僞。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所進雖未見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爲異國。即敵國也。○顧廣圻曰：藏連文是所見本。跡字即國之誤。夫越微逗。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故取以爲現。外儲說上篇。越人雖善溺。亦借越爲喻。是其證。注訓異國非遠。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

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卽己國還爲越國。故曰是國爲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虛文昭云。知各本俱作智。案智與知通。此上智字。義亦當爲知。顧廣圻云。兩類字當作賴。賴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今本似越之不得制。究不能自制其國。是未知國之既讀爲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爲誤。類似也。知己之國。不似己之國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孫詒讓曰。主字衍。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而不知收。取其柄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慎曰。此書作於韓。秦王見之。始伐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泛言當時諸侯。注誤。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先慎曰。人主篤。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慎曰。智者之策。決於愚人之對。士之行。程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先慎曰。拾補絜下旁注潔字。虛文昭云。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潔。藏本張本俱作絜。下同。先慎案。乾道本此作絜。下二絜字。皆作潔。潔絜通用。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爲治智士不重說。似說。似有不聽請謁。卽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有脫文。誤。俞越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修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辨。因衍其修士三

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謂不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

從也○先慎曰謂不以財貨賂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

言起矣辯謂智士辭辯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顧廣圻曰精辯之行決

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白塞矣不

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

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萬乘之患大臣太

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先慎曰注謂非公謂為共荀子

案注當患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顧廣圻曰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

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

之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

矣○君臣易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音符專授人官與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詐謀以

作誰誤改從趙才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

謂國君相嬖之時也注誤先慎曰注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

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

盧文弨云臣藏本張本俱作人

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先慎曰。乾道本注。與字上有上字。汚愚作惡。愚并誤。改從趙本。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先。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慎曰。侵漁。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下比。周相與對文。比。周相與。以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慎曰。注。乾道本。忠。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作心。改從趙本。

###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有索隱云。然此篇亦與韓子徵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名依本書者。不悉。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顧廣圻曰。當依相對音。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之。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蓋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詳。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固失。顧說亦未為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難本意。再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當作其。再。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則能明吾所說之。如注。所以則為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此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難也。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意亦復難有。○盧文弨曰。史記索隱云。韓子橫失作橫佚。此作橫失。疑後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案。佚失。同字。故史記以失為佚。劉伯莊說及正義。並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智辯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慎曰。張榜本。橫失作橫佚。據索隱改也。橫。失二字。顧謂極。智辯是。索隱云。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橫。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

可以吾說當之。文昭曰注唱字誤從口旁先慎曰張榜本知誤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

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

為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

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無相時之心而闕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

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

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

其身以飾其名高也○虛文昭曰注私用其言上有則字脫先慎曰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如齊宣王欲中

國而授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虛文昭曰語史作而

如晉文公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之類亦敗作禍。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

二引語作亦敗作禍。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

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

者及之故其身危○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

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

強口彼顯有所出事下史作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此注既所出入知所為當作既知規異

所出又知所為先慎曰虛說是隲斯彌使人伐樹數創而止之日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即其意規異

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此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

則疑已漏之便以為不密而加誅也○先慎曰規異事而當句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

也知識為智當音厚浪反注以當知連文誤此如漢夏侯勝傳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夏侯勝諫

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光讓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能也史記正義謂說事當理非說行而有功

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泄之類

則德忘○盧文弼曰忘史作亡索隱引此作見忘并云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則唐人所見之本  
作見忘○不作德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記而改也  
字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  
○盧文弼曰注蓋始生羞疑鄰父之誤若袁紹之於田豐是也先慎曰盧說非此即下鄰  
父以牆壞有盜四疑鄰父之類注蓋字即疑字之誤又案注行說當作說行  
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  
○先慎曰乾道本此下脫者字盧文弼云貴人或有過端而說者明言  
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強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  
不能而強不已而止  
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以據趙本改強其所不能為若項羽欲東歸而說者言關中之類止其所不  
能已○若景帝決歷梁太子而周亞夫彌欲止之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弼云不討或是不付之誤  
有謂當是不計猶言失計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矣○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為  
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  
而○言新無薦大人代君之理蓋人君行事大臣與焉論其臣而即疑其論已史記正義云說彼大  
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閒之是也此大人指位言注以閒已為代已誤閒蓋為諫與之論  
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器斗胥彼則以為短人而賣重也  
先慎曰賣重史記作鬻權案賣鬻  
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論其所憎則以為營己也  
所憎則謂為  
機是也○注謂斗胥之人誤  
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論其所憎則以為營己也  
試已也○含怒之深淺  
○先慎曰乾道本情作增注下同顧廣圻云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盧  
今本增作憎史記作憎○先慎曰乾道本情作增注下同顧廣圻云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盧  
作則不知而屈之○智本與  
米隴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隴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  
知道此加以為二字疑非○米隴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  
則謂已多合而猥交之也○盧文弼曰史作汎濫  
博文則多而久之○顧廣圻曰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按父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  
書難言篇捷敏辭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來作久依史記改也○略事陳意則曰  
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  
所

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

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

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特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

不能順公為少有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

不能及如此者則舉其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俞樾曰此兩文相對言其

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為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為

不能及之不足為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騷色之好是也為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為不害焉是也

說皆未了凡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不相蒙舊注必牽合為說宜其不可通矣

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

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

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徵言成此美欲陳危害之事

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忠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言舉異人與同行者規異

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

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汗則大文飾之若此汗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

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九

行上有計字據趙本刪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其力當就譽之無自勇其斷則

無以其譎怒之彼或自以斷爲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譎而動怒之也○先慎曰乾道本具斷作之新拾

榜本作其新與上下文合今虛文昭云無職本作毋譎史作敵顧廣圻云之斷當依史記作其斷先慎案張

據改譎敵古通注云罪譎非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護其短而養其銳者說可

以無傷也○先慎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糜然後極驕智辯焉極驕○虛文昭曰史作忠史地

趙本注因作困誤辭互易矣語作通索隱正義所見史記尙不削繫糜各本作擊糜注同史作擊靡是也索隱引正作擊靡先慎曰御

藏本今本作忤正義云拂悟當作拂忤古字假借耳繫糜藏才作擊靡是也索隱引正作擊靡先慎曰御

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悟作忤繫糜作擊持案大怒謂盛怒也意思并誤說文循字也悟爲正字悟忤

並近段字大怒之時說尤爲難無所拂悟者若獨怒之諫齊太尺是也繫糜擊靡古字相通說文繫縛也

又作靡也引中爲釋束字易蒙釋文擊本生繫中字釋文靡本又作糜陸作擊擊古字相通說文繫縛也

本無用有所擊射排擯也○辭言恐有所擊排即多瞻顧縛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

而不政則必如梁子之告季子語必可與商太宰三坐是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有誤盡下當依索隱引

則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除廣曰知一作對難一作辭俞越曰上尋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

親近不疑猶也○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道所當作所道此所

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考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先慎

本如上有加字虛文昭云加字各本無顧廣圻云○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加即如字誤而復衍今據刪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先

慎曰說文此非能仕之所恥也○虛文昭曰仕與士通索隱云韓子作士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爾猶

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本獨作離注同既作未據張榜本改史記同索隱曰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

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割史記作計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

韓非子集解 一 說難第十二 六十一



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鄆城。

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

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慎曰：

外諸說下。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其家甚智，其

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先慎曰：當音常。浪反。下同。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

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己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

處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

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晉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

而秦君不用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傳會耳。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先

治要則作彌子瑕母病人間，有夜告彌子。○先慎曰：乾道本同。有作開注。盧文弨云：李善注。文選陸韓

要作有是。唐人所以見本，自作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尋傳聞

之言而歸，已顯衛君之稱為孝，文相照應。今據二唐本改藝文類聚三十三引人聞有作其人，有彌子矯

駕君車以出歸。藝文類聚亦作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別罪。○先慎曰：各本無犯字。廣

之史作而犯則罪。先慎按：治要藝文類聚引作犯則罪。是唐人所見皆有犯字。今據補。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慎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下為句。治要藝文類聚八十六。白孔

並作啖。下同。按說文啖。焦啖也。啗。食也。讀與含同。自食爲啖。食人爲啗。二字義別。此作啗是也。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先慎曰。治要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先慎曰。史記。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要。變作移。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盧文弨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愛憎之變也。○先慎曰。治要。愛。上有入。主二字。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常見罪而加疏。○先慎曰。治要。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百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下。和。楚。上有於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無璞字。奉而獻之厲王。○盧文弨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引作武王。王成王。是也。疑今本誤。顧廣圻曰。新序云。荆厲王武王共王亦不同。先慎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二。六百四十八。引作武王。王成王。是其證。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別其左足。○盧文弨曰。後漢書注。引作武王。王成王。是其證。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別其左足。六百四十八。八百五事類賦。引並作謾。無而字。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三日。誤。藝文類聚。荆山下。引正作荆山。白孔六帖同。

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先慎曰：乾道本泣作涓，今本作淚。虛文昭云：淚，藏本作泣。後王聞之，使人問其

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

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先慎曰：事類賦：寶下有玉字。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

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先慎曰：乾道木土作圭，虛文昭云：然

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

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為下和之忠，苟無下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然則有

亂也。○先慎曰：此下有當有脫文。注急忠二字。乾道本互譌。今據趙本改。亂字亦誤。未詳所當作。然則有

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僂者，則以未獻法術也。○

未獻耳。先慎案：特即直也。持 常為特發，缺字改從今本。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先慎

業者有禁，故流 民急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先慎曰：故游說之士，以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

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先慎曰：周當為用之誤。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先慎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兩足則而始 論法術不如和璧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

此，則上傷王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貧作貧，按貧即貧。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世而收爵祿。○先慎曰：喻老篇：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則三 絕滅百吏之祿秩。○虛文昭曰：絕滅

廣折曰：絕滅當作絕滅，絕滅同字。 損不急之枝官。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先 以奉選練之士

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先慎曰：矣字。依下文不當有。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

中自犯罪或有告者，則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慎曰：困學紀聞，卽史記商君傳，不言燔井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慎曰：困學紀聞，卽史記商君傳，不言燔井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慎曰：困學紀聞，卽史記商君傳，不言燔井坐其什伍，故曰告坐。

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則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慎曰：困學紀聞，卽史記商君傳，不言燔井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慎曰：困學紀聞，卽史記商君傳，不言燔井坐其什伍，故曰告坐。

八年而薨。○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索隱云：國策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秦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字。商君車裂於秦。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

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趙公法而行私。細民安亂。○先慎曰：游宦之民，因請謁而得祿。甚於楚秦之

俗。此篇亦未入秦時爲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爲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

○先慎曰：此世所亂無霸王也。○顧廣圻曰：今本所下有以字。

###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先慎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要改。下正作信。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

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

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

上此之謂同取。此之謂同舍而言。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先慎曰：各本無取字，夫姦臣

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先慎曰：各本非作所，今據治要改。下文正作非。非參驗以審之

也。○先慎曰：依上文，非下脫有字。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先慎曰：各本

蔽作欺，孤憤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愈重。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語意正同，是欺當爲蔽之誤。今據治要改。

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先慎曰：治要法作令功作力。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

害者去之。此入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

主。○先慎曰：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弊讀爲蔽。

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先慎曰：先

利字涉上文而行，下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

之情，必不幾矣。○先慎曰：解老篇曰：不能決黑白，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色。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先慎曰：化

上二字當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王潤

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

也。○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

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先慎曰：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

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顧廣圻曰：人上當有我安二字。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盧文弨曰：而

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

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俞樾曰：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

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先慎曰：苟

誤。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

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先慎曰：依下文。而字當衍。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

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

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先慎曰：依上文。當有也字。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

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顧廣圻曰：職

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

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俞樾曰：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恃吾

不爲已視。天下不爲已聽。此使人不得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

今據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正先慎曰：俞說是。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虛文昭

本增。特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先慎曰：利當作安。下文云：不

即其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

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妄。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

乃爲聰也。不任其數。○先慎曰：各本不上有日必二字。虛文昭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

也。○先慎曰：治要勞作。不因其勢。○先慎曰：乾道本不上有耳必二字。因作固。盧文弨云：藏本張本皆無。藏二字。本書通用。耳必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同作。因先慎案：治要亦無耳必二字。固

作四。今聽。○先慎曰：各本無。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先慎曰：治

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勞者國安。不知因其勞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

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先慎曰：史記衛鞅傳：國未作而利本事。為收擊。大小僂力。本麥。耕織。致粟。高多者。復其身。故未作困。而本事利。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

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

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顧廣圻曰：衆字衍。先慎曰：衆當作罪。涉上文而誤。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

而私姦者衆也。○顧廣圻曰：私下有告字。先慎曰：商君之法。賞告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即告之誤。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

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

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先慎曰：諷諫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先慎曰：說文：諷，多言也。諷，妄語也。此諷字當作諷。言愚學溺。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陷。○顧廣圻曰：句

於所聞。妄談治亂。誦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敢變法。而理。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陷。○顧廣圻曰：句

非當作非。窞，韓詩外傳五云：兩臂相扶。不陷非窞。則其幸也。作非窞。是其證。禮記。又妄非有術之士。○先

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聽其言者危。○先慎曰：狙於用其計者亂。○先慎曰：法古。循禮不敢變更。此亦愚之至大。而患

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先慎曰：與，讀若爲。禮記內則：小切之與，稻末。周禮：隨人注作小切之爲稻。米是其證。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爲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

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先慎曰：乾道本相作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相，今據改。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

比有術之士也。猶螳蟻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

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

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先慎曰：趙本係作繫，盧文弨云：藏本張本繫作係，案二字古通。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

知，願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先慎曰：依下文，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

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

必逆於世。○顧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

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

亦難哉。○顧廣圻曰：幾，常在難字下。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盧文弨曰：楚莊王之弟春申君，圻曰：與

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先

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與下自裂，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

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

賜死。○先慎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



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藏本父上有夫字。盧文弨云。毀愛子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凌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即蒙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誤本。勢不得不用字。以就已說。今據凌本補。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先慎曰。釋名。車裂曰轘。轘。故也。肢體分散也。是二當作支。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爲音于。爲反。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立文昭是也。下有與字。卽其證。今依拾補增。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顧廣圻曰。當衍有字。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顧廣圻曰。不當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嚴下有刑字。先慎案。嚴刑重罰相對。明此脫今據補。重罰者。民之所惡

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衰。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檄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殷文昭曰：藏本無欲字。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顧廣圻詳俞樾曰：顧氏偶失多耳。漢書馮本世傳注引管灼云：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卽堅車良馬矣。吳子應變篇云：車堅馬良。是其義也。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先慎曰：趙本水誤水。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檝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盧文弨曰：處。凌本作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盧文弨云：臣字脫。凌本有。先慎按：有臣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卽承此。今據補。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先慎曰：乾道本入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主字上。今據改。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

讓乃自黔劓。○盧文弨曰：黔，穢本。張本作黜。本當作鉗。顧廣圻曰：當作黥。先慎曰：顧說。是書呂刑爰始淫為劓。劓，核黥。黥，劓刑。在而。趙策所謂自刑以變其容也。敗其形容，以為智。

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先慎曰：刑當作形。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

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先慎曰：先

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凌本有者字。今據補。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

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顧廣圻曰：乾道本。職本。此至未可也。皆作孫子為書。謝春申君韓詩外傳同。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

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先慎曰：謂讀。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昭云：主字脫。凌本有先慎按：楚

策韓詩外傳。雖長年而美材。○盧文弨曰：美材。張本作材。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

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先慎曰：父兄，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見八篇。豪傑之士，即上所云有術之士。故秋賢長而立幼弱，廢正

的而立不義。○盧文弨曰：試。外傳作捨。顧廣圻曰：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

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先慎曰：事見左昭元年傳。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

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先慎曰：左襄二。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

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先慎曰：北。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

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盧文弨曰：外傳作世。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互見喻老篇。卓齒之用齊也。顧

廣圻曰。職本今本卓作。漳師古曰。漳或作卓。今按卓漳同字。乾道本未嘗誤。改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先  
者非也。古今人表漳商師古曰。漳或作卓。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五引作漳。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先  
御覽引亦作閱。宿昔而死。昔。○先慎曰。宿。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職本今本股上。下比於近世。○顧廣圻曰。職本同。未至餓死擢筋也。○顧廣圻曰。職本同。今本  
有射字。第外傳有今據增。下比於近世。○顧廣圻曰。職本同。未至餓死擢筋也。○顧廣圻曰。職本同。今本  
未至擢筋而餓死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愛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  
外傳。第外傳有今據增。下比於近世。○顧廣圻曰。職本同。未至餓死擢筋也。○顧廣圻曰。職本同。今本  
亦張本有外傳。同先慎。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按策有於字。今據補。

